曹操降張魯

二十年操降張魯定夏侯淵張郃屯漢中

法正說先主取漢中

二十二年法正說備曰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銳以圖巴蜀而留淵郃屯守自還北還舉衆往討必可克也備善之乃遣諸將進兵漢中

漢中益之咽喉

二十三年備屯陽平關與淵郃相拒遣陳式絶馬鳴閣道晃攻之急書降益州兵亮以問楊洪洪曰漢中益之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

先主得漢中

先主斬夏侯淵

二十四年淵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爭之備使黃忠乘高鼓噪攻之斬淵

山

建

堂

邊防門

蜀

全蜀

自古為蜀之要害曰興元曰成州曰文州曰龍州曰金州今日為蜀之要害曰巴州曰劍州曰閬州曰古渝

興元

即漢中郡百帝鄭也楊洪謂孔明曰漢中益州咽喉無漢中則無蜀矣

成州

鄰武都

文州

即漢開西南夷置陰平道鍾會伐蜀姜維表請備陰平即此

龍州

晉置陰平郡鄧艾自陰平至江南

金州

魏置魏興郡符堅由此冦蜀晉吉挹於西城縣南九里築壘拒之

巴州

有米倉前瞰漢中近米倉南地名三會乃劔閣已逢東逕六郡之衝要

達屯於此可遏其突至夔門

劔州

有劔門實有天險與利為鄰阻關為固可遏其突入西川

閬州

有大獲城近利州阻山為固可遏其突入陵前

京渝

據內外二水之會三面斷崖壁立可控引三峽

掾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杜曰費公無能為我必有漢川矣

趙雲將數千騎大破魏兵備遂有漢中

吳蜀吞齒

一魏黃初四年蜀遣鄧芝脩好於吳芝曰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

合此二長共為吞齒

亮定中原

太和元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

誠危急之秋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遂行屯於

沔北陽平石馬

亮斬王雙

二年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必糧盡引歸王雙追之亮擊斬雙

亮拔二城

三年亮遣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拔之

木牛運糧

五年亮出祈山以木牛運米司馬懿帥張郃等救祈山亮大破郃死之

司馬昭欲伐蜀

景元三年昭欲伐蜀朝臣多持不可昭諭衆曰吳地廣而下濕攻之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以襲漢中其亡可知也

姜維請揚險

姜維表宜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白水至寧其事

鄧艾伐蜀

四年鍾會鄧艾三道伐蜀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餘萬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姜維引兵守劒閣會攻之不克欲還艾言若從陰平由邪徑經藏

漢德亭趣德陽出劒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銜其腹心劒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劒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艾以毯自裹推轉而下將士鑿木緣崖魚貫而進陰平遂通於江油斬諸葛瞻於綿竹禪降

王濬造船

晉泰始八年晉將平吳濬造船艦於益州羊祜疏今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巴陵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襄川上下震蕩

桓溫平蜀

永和二年溫將伐漢軍青衣漢主勢大發兵拒之漢人無鬬志遂降

符堅取蜀

寧康元年秦楊安等梭漢中克劒門降涪潼遂取梁益二州

劉裕平蜀

義熙九年裕用朱齡石斬譙縱遂平蜀

拓拔英圍南鄭

齊建武二年魏主在鍾離梁州刺史拓拔英請以州降會劉灣擊漢中
魏主許之蕭懿等攝險立柵英急攻拔之乘勝長驅遂圍南鄭

【本祖平蜀】

宋朝乾德二年上命王全斌等合步騎六萬伐蜀上盡圖示全斌等
曰西川可取王全斌等曰臣等依天威遵廟算旬日可定史延德曰西
川若在天上不可到在地上到即平。十二月劉光義入峽連破松木
三會巫山等寨。初蜀於夔州管嶂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次江刻
礪具光義等行上出地圖指其處曰汝至此切勿以舟師爭勝當遣
步騎俟却乃以戰棹交攻可必取也光義等未至鐵江三十里許捨舟
前達浮梁復引舟而上遂頓兵白帝廟西。戊辰光義遣張廷翰與守
讓戰於猪頭鋪守讓敗走廷翰乘勝攻其城。王全斌以蜀斷戍議取
羅川路險康延澤謂彥進曰羅川路險不知分兵備棧約會大軍於平
可也彥進遣白全斌全斌許之不數日間道成進擊金山寨又破渡
天塞而全斌亦以大軍由羅川深渡與彥進會兵二道遂破之。壬申

【全斌入利州命史延德為歸順江為浮梁以濟延德至青疆】

【取劍州和和劒門已設寨勸封府還以降遂克蜀】

【處炎二年處恂夔室至鳳翔謀趨涇州涇原統制曲端正恂吳玠也軍】
【原上夔室遂自馮翊渡河破潼關陷同華陝以歸知延安王彥澄斷】
【河橋絕其歸路夔遂遁後圍陝李彥仙力禦之夔首拜城下而去】

【夔船延安】

夔至延安廢召諸軍未集端不發夔乘虛陷延安

【張浚使川陝】

三年張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初上問大計於浚浚請身往西事置司
秦川故有是命

【浚用曲端】

曲端前在陝西屢嘗挫夔浚欲使其威聲拜為統制

【浚論漢中形勝】

九月虜入永興軍十月淩至興元言漢中實形勢之地理財積穀願陛下於來夏早為西行前據六路之師後擾兩蜀之衆左通荊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勢可定矣

淩移王似知成都

淩至秦州即出行關陝換襟慶帥王似知成都以趙哲代之參議劉子羽薦吳玠拔為統制官又以其弟璘領帳前親兵

全陝沒

四年春虜陷陝州李彥仙死虜始敢窺潼關陝沒矣

曲端拒虜

虜寇邠州淩遣端拒之兩戰皆捷又敗之於白店原徹離昌望之體而哭既而端所部張中孚李彥琪戰不利虜亦引去

淩罷曲端

王庶毀端淩乃罷其兵柄陝西人特端為命及是軍情不悅

富平之敗

淩自富平敗退保興州吳玠收餘兵門大散關以斷虜來關師古收兵保岷孫渥於階成鳳三州扞蜀口先而散關又不守淩欲徙之劉子羽曰若東走虜門則蜂屯隴中血脉不相通當且留興州外繫降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淩乃止玠視散關之東有險曰和尚原方據險列柵而賊已抵原下淩又退保利州或謂玠宜屯漢中以安蜀玠曰我保此敵必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其後是所以保蜀也虜旋引去

五路之陷

虜破涇渭降慶於是五路相繼陷沒

吳玠和尚原之捷

紹興元年虜分兩道入寇玠徙璘以數千人駐和尚原朝問隔絕軍儲置之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召諸將勵以忠義諸將感泣虜至玠引時之更戰迭休焉虜折合敗走。十月兀朮後集欲窺蜀玠於和尚原先處戰地兀朮至玠率諸將襲劫号金鼓分番迭射號駐隊與

虜戰凡三十餘陣兀术中箭而遁悍耳將羊哥孛菫橫尸滿野是役也
兀术往返方里首尾二年其衆銳者踰半皆呻吟攜持以歸兀术初有
從焉數百至是僅留其六乃北歸燕山
保蜀亦浚用劒之力
王之望記西掌自陝西之敗皆浚為之然而金人不能取蜀亦浚用
之力
張浚罷赴行在
二年以王似為川陝宣撫浚即求去上以吳玠劉子羽皆有功於蜀不
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又以盧法原為副使罷浚令赴行在
虜入金州
三年撒離曷由商於出漢陰趨金商王彥兵敗退保石泉縣虜入金州
虜陷興元
知興元劉子羽遣田晟守饒風嶺且毀玠之曰棄急矣當亟邀于險諸
將不能辦我嘗自行自河池縣一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招之官軍高
七十人益以洋州義士為三萬虜繞出饒風嶺後玠還仙人關虜陷興
元子羽保三泉縣從兵才三百子羽述玠書與之訣玠得書泣引麾下
趨三泉數日兵稍集子羽以譚毒山形斗絕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
守之初虜謂四川嗇夫可取所忌獨玠故道險從金商不意玠越境而
戰全是野無所掠殺馬而食盡殺餐軍而食遂退
諸將分守陝蜀
四年王似盧法原同在閬分陝蜀之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川吳
玠主之屯和尚原金房至巴逆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
之屯西水民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興未幾師古降賊玠併統其衆
自此遂失洮岷獨存階成而已
辛炳劾浚
浚還朝御史辛炳言浚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于羽輩皆小人而殺曲
端趙哲為無事以至接祕閣以崇儒疑上方以鑄印
吳玠殺金平之捷

兀术徹離昌復犯仙人關玠為壘於關旁益金平嚴兵待之楊政謂玠曰此地為蜀扼寇死不可失當守以險彼不敢舍而犯關且地名亦善破之必矣。虜攻壘玠命璘領射王靴駐隊者射之又夜攻兩酋寨破之虜不能支遂遁是後也虜自元帥以下皆令捨拏而來又選取豫腹心為四川招撫使期不旋踵既不得則選鳳翔援甲士田為久留計不敢復妄動矣

吳玠專治戰守

吳玠為川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

趙鼎都督川陝

七月以鼎為川陝宣撫處置使鼎奏陛下於淩有山河之哲終致物議今臣當此重責伏望憫臣孤忠使得長布四體以寬陛下西顧之憂

楊政按秦州

五年玠以虜犯淮上亟遣楊政乘機整制政按秦州宜撫盧法原臧不濟師不餽粮不給錢幣不應副器械下成又不能量功獲將士上以手

政攻虜于渭北橋治西失亭董

璘辨四長四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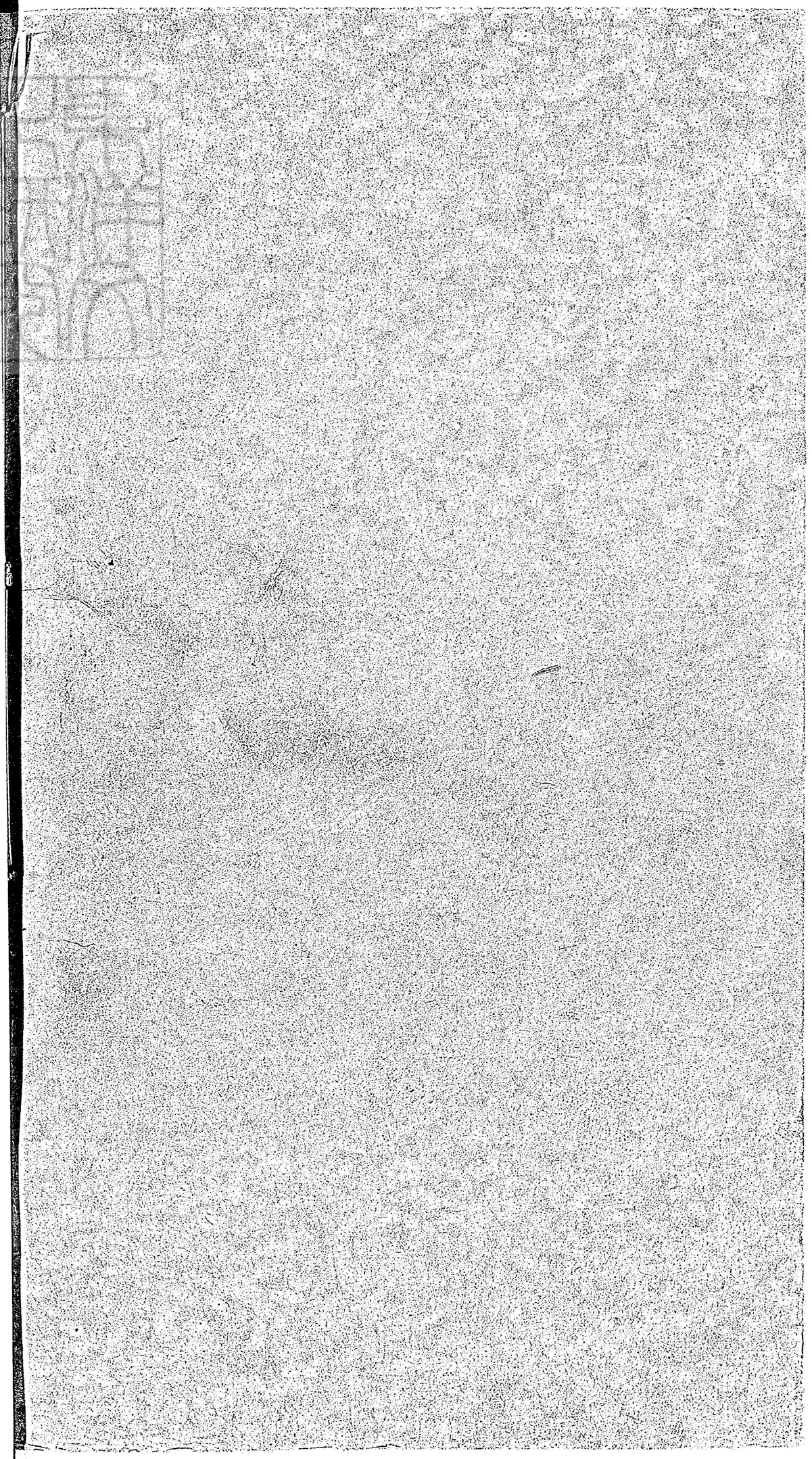
二十一年利西安撫吳璘鎮興州已久自著書曰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而制彼之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漢蕃所長而兼用之故制其騎則有分隊之法制其堅忍則有更休送戰之法制其甲重曰勁弓強弩制其弓矢曰以遠射近以強制弱

璘為宣撫

三十一年吳璘為四川宣撫使便仍判興州

璘破虜

九月虜酋合喜自鳳翔大散關入州界攻黃牛堡用強弩弓射退

璘復秦隴

虜犯黃牛堡旬餘不退璘遣將至實雞滑河劾寨大捷又攻秦州破之